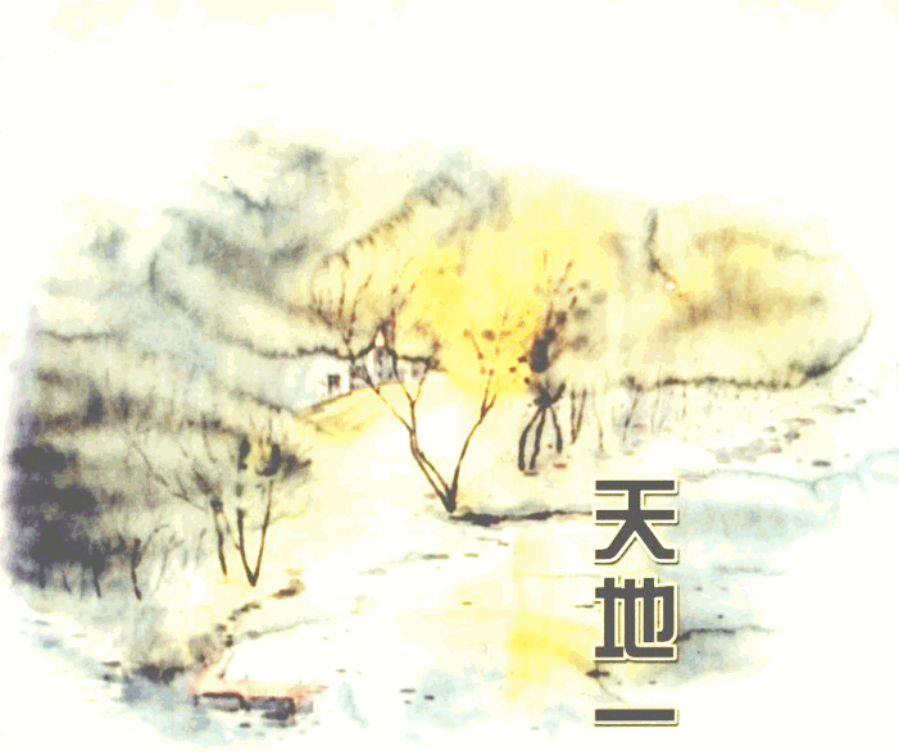




天地 — 文字

关义秀 /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时代作家文库

天地一「文」字

关义秀 /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地—“文”字/关义秀 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9
(时代作家文库)

ISBN 7-5059-3251-9

I.天… II.关… III.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5705 号

书 名	天地—“文”字
作 者	关义秀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尹龙元
责任印制	邢尔威
印 刷	北京图文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74 千字
印 张	7
版 次	2000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3251-9/I·2461
总 定 价	118.00 (本册定价:1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作者簡介

关义秀，1946年12月生。海南省乐东县冲坡镇人，大专毕业，当过农民、教师，创办过文学社，先后在地方文联、农业部门供职，现为中国诗歌学会会员、海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海南省纪委《大特区党风》特约记者。迄今在《民族文学》、《羊城晚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文学作品，著有历史小说《李德裕在崖州》（执笔）、《小学作文同步指导与范读》、《初中作文同步指导与范读》等三部著作，论文及文学作品曾被收进《新中国建设发展50年社科文献》、《琼州文化》等大型著作，几次获全国性征文奖，并获“自学成才”和“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责任编辑：尹龙元
封面设计：王树冰



自 序

经济时代、信息时代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文学的生存方式。然而，文学在我心目中的位置，却不是什么载体、什么“新潮”所能取代的。

正因为如此，我将习作结集出版时，既有如释重负之感，也多了几分忐忑不安。

文学是我了解社会，了解时代，认识人生的一种载体。一个变革的时代，一个创造着业绩和辉煌的时代，文学大师那吐纳深情，融汇时代风貌，人生百态的大容量、高密度的作品，为创作提供了参照，提供了素养，可是面对时代的期待，我交上的却是这样一份苍白的答卷！

聊以自慰的是，呈献在读者面前的这些文字，是我心路历程的实录，或许能使我与读者有一扇交流的窗口。其中，有对人物命运的关注，有对故土的眷恋，有对社会问题的探讨，有对文化意义的追求和思考。人类到了今天，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面对许多精神困惑，面对不容忽视的生存危机。对此，我的这些文字虽然没有很好地作出回答，但它们在生活原色的背景上，试图探寻和凝注一点亮色。

去年年底，正当新旧世纪交替之际，我有幸拜谒了黄埔孙中山纪念碑，睹物思人，沉吟古今，不禁涌起了一点有关人文精神

的感慨，以此为由，写了《天地一“文”字》一文。人文精神博大精深，蕴涵丰富，而我这些文字，还称不上沧海中的一滴水。我曾经想过，人类的物质生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人类的精神生活也应与之同步，人类面对的许多困惑，应该在优秀的人文精神的继承、强化、构建中，得到回答，得到解决。有了人文精神的强有力支持，人类可以巩固创造出来的物质文明成果，可以取得更加辉煌的业绩。基于这个想法，我欣然把文名取为书名，算是表示自己衷心的祝愿。

一个同事说，现在许多作家的文章能有二十年寿命就不错了。我不需对这多加评说，他的话正确与否，片面抑或全面，要由作家的实际行动来回答，由历史来回答。果真那样，则我便希望笔下的文字具有一种落叶精神，从生活的绿枝掉到地上，也要化为泥土，找到了寄托，这正是一种人文精神的回归。

是为序。

2000年5月26日

目 录

自序	1
天地一“文”字	1
清源山青	5
石头不语	9
缘闽江行	12
珍藏的时光	15
茶香	18
三十六年未了情	21
老校工	25
走进《东方时空》	28
阿妮征婚	31
瓜海飘香	33
冤家路宽	36
赶着“铁牛”出大山	39
利国人	42
利国菜市	45
门前栽有摇钱树	48

走近载酒堂	51
感受天籁	53
椰风无价 情潮有声	56
年轮	65
赤诚的燃烧	71
为有心头酒更醇	79
追求	84
党纪，神圣的召唤	98
尖峰岭高量寸心	106
安居工程一基石	114
黎山“火凤凰”	122
“嫁接”，一往情深	130
情满大山	139
船变奏曲	148
小团唱“大戏”	156
中学生文学素描	165
并不轻松的话题	173
走出误区	183
指头的力量	194
明天，我会长高	196
八月的风	198
三叔请客	202
绿色的诱惑	206
玉镯	214
后记	254

天地一“文”字

大厦林立，人群摩肩接踵，霓虹灯下多彩多姿的斑斓，显示着广州这一南国都市改革中的崛起和繁忙，偏处东隅长洲岛上的黄埔军校旧址，相比之下，似乎显得冷寂，显得孤独。

四周游人稀少，我和福建杜永源先生，缓缓漫步在校门大道上。两旁高大榕树历经岁月的风雨，长得盘根错节，苍劲中生意盎然，伸展出去的枝叶迎着朔风，叩问黄埔江的波涛，心底不禁涌起几许情愫。儿时在乡下看戏，红脸、花脸，挥长刀，舞狼牙棒，连翻跟斗，很是让人眼花缭乱。转眼间，戏散台空，留下悠远的遐想和失落。威武的武功，慷慨的唱做念白，并不全被岁月带走，经过时间的淘洗，终于有一些东西，在观众心中盘桓，定格成一帧历史背景上的风景。

此时，我激起来的也是这种感觉。黄埔军校跟美国西点军校齐名，在中国近代史上显赫地写下威名。那些血性的身躯，绝大多数都已托付给了青山，托付给后人的凭吊，那音容笑貌，此时在我的想象中活转过来。

广州在近代史上，是一个指点江山的角色。林则徐虎门销烟一场熊熊大火，也升腾了广州人民的阳刚之气。广州城雄踞珠江口，面对大海，最早感受了列强的坚船利炮，激起民族的自尊，激起了对封建政统的反抗。因为广州距离九重宫阙遥远，在那还

要依靠驿马来传递“圣旨”的时代，慈禧太后的淫威，对于这个城市而言，已显得鞭长莫及。于是，在中国近代史上，广州城一次次扬起叛逆的赤帜狂飙，成为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北伐战争的策源地，长洲岛上的黄埔军校，更是占有特殊的一页。

时正寒冬，八卦山不时飘落飒飒黄叶，传递着生意中的萧瑟。天濛濛的，刹那间飘过来一片片飞絮。期望着“飞起玉龙三百万”，撞出耀眼的火花，眼前又飘来几片落叶，期望便渐次熄灭。广州毕竟是南国都市，不是北国边陲。

我的心也冷了下来，这种冷不是用历史的眼光冷静地看待那曾经改变了中国命运的历史事件——这是别人已做了的事情，而是透过事件去看待我曾忽略的东西。无论如何，此刻漫步在那创造了军功的土地上，我是感受到了另一种特定的氛围，沉浸在另一番情绪。

那座巨大的中山纪念碑，吸引着我们的视线。

四十米高的碑座上，巍然屹立着一尊孙中山铜像。他身穿西服，左手插在腰部，右手有力向前伸出，让人觉得他在面对天下苍生，讲述着他的信仰和主义。瞻仰碑顶许久，然后沿着纪念碑的阶梯，拾级而上，缓步登上了平台，顿时觉得身子跃上了千仞之峰，眼前的一切也跟着提升。盘桓在四周，“天下为公”四个大字，使感性由抽象变得具体，给轻微加上了沉甸甸的斤两……

纪念碑的孙中山铜像，是他的一个日本友人梅屋庄吉赠送的。为了塑造铜像，梅氏在生意已经破产，经济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不顾病痛之躯，四处奔波，求亲告友，筹集资金，还忍痛挪用女儿结婚备用的储蓄。一个外国友人能够做到这样，不能不令人钦佩孙中山人格的魅力。

我们走下阶梯，像许多人一样恋恋不舍再一次瞻仰纪念碑的时候，才发觉它的造型是那样特别，那样富有匠心。原来，两边的阶梯相连交叉，配上那如一“横”的平台，成为一“点”的铜

像，整个纪念碑宛然一个硕大的“文”字。

杜永源先生首先惊呼他的发现，惊奇地问：“哦，那么，这个“文”字，是指的什么？”

芸芸众生，谁都想把名字刊之大山奇石，标榜于廊庙之下，以求把名字跟日月江河结合在一起。然而，历史往往跟人们开玩笑，让他们显得自作多情。没有把自己的名字，跟世界，跟特定的文化沟通、融合，跟民族利益和造福老百姓的千秋大业融合，刻得再多的文字，也只是某种被人们不屑一顾的符号。

我似乎不假思索地回答：这“文”字，当然是指他的名字，他不是叫孙文么？就凭他推翻封建帝制这一点，就足够千古留名了。

说完了，我觉得意犹未尽，还有不曾点破的深意。

我们在中山故居一代伟人卧室门前，默默地，久久地凝望，久久说不出话来。一张旧式木制卧床，跟旧时农家子弟结婚用的木床并无多大差别。木床对面墙角，放着一张黄色的木制办公桌，两张简陋的木椅。这就是身为民国总统和国母的栖身之地！那些贪赃枉法、无功受禄的人，厚颜无耻、心安理得地榨取和挥霍人民血汗钱的人，对此是否感到汗颜？

在黄埔军校码头故地，我依稀见到了那个场面。1924年11月，孙中山北上与军阀段祺瑞共商国事。他明知此去凶多吉少，前程险恶，“余此次赴京，明知其异常危险，将来能否归来，尚不一定……”，言犹在耳。孙中山一生为实现他的理想，颠沛流离者多，伦敦蒙难，遭遇陈炯明的叛变，枪林弹雨中脸不改色，身居高位之后不谋私利，表里如一，始终如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人生难以达到的恐怕就是这种境界吧。

黄埔江里来往的船只不时鸣起笛声，似乎跟我的思绪达成了一种共鸣。

我想，在孙中山的身上，饱含一种人文精神的特质。“文”

这个名字所包涵和诠释的，不正是那样一种特质？

人类历史上，每个社会形态，都有跟它相应的文化，这些文化当然有它们特定的内涵和局限。但正如王蒙所说，作为一种文化，都是在人类特定社会、特定阶段，有过或曾有过一种规范的作用，协调的作用，凝聚的作用，提高人类的生存质量，引导人类去进一步认识世界和自身的作用。孙中山先生的“天下为公”，有他的局限性，但光他追求理想、追求人文价值这一点本身，起码就升华中国文化中从屈原以来一直延续和弘扬着的一种优秀传统，刷新中国人文道德的亮丽风景。

在发展市场经济的今天，一些主观憧憬被客观法则所取代，人们从半空回到现实，脚踏实地前进。然而，社会在进步，也付出了一定代价，人们被物质所异化，无文化、反文化现象要占领市场，因而这种文化风景的存在，使我们尤其感到异常亲切。竟以为孙先生身上蕴藏着的这种人文财富，比他所创造的业绩，更倍感珍贵。这是因为，相对来说，得到权力容易，猎取名利容易，而一辈子当好一个人民公仆困难，一辈子做好一个人困难，人文精神深入人心、陶冶世风的过程，是多么艰难，曲折，漫长。

我望着纪念碑，望着那个硕大的“文”字，突然觉得那不是一种建筑意义上的演示，而是一种沟通，一个存在，一种联系着名和实，联系着历史和未来，联系着时间和空间的存在。……

2000年1月

清 源 山 青

为天下苍生默默无闻，忍辱负重，作出艰苦卓绝的努力和无私奉献的人们，素来就赢得我十二分的敬仰之情。对于烙印下他们足迹的土地，对于和他们生前或身后沾联某种关系某种缘分的一草一木，我爱屋及乌，怀有一种由衷的亲切。这样一种情怀，因为年龄的递增，阅历的沉甸，而日渐加深了。

二十世纪末一个冬日，我有幸拜谒了被誉为闽海蓬莱第一山的清源山，对这素昧平生的名山胜地一见如故。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的动脉里，士大夫和文人跟名山大川，就像气和血一样，结下不解之缘。在山的清流秀色和笼罩着浓郁文化氤氲氛围中，士大夫和文人们得到了一种精神寄托，“托体同山阿”，则是他们最后的归宿；山则因为他们的清风傲骨，传世妙文佳句，以及牵动着世往代来芸芸众生的人生传奇，绵延和滋生一种迷人的魅力，这样，山也不朽，人也不朽，构成一种恒久的亮丽。

清源山具有这种文化品种，可谓由来已久。早在秦皇雄扫六合之际，这偏处东南一隅的清源山就得到开发，随着泉州市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而日益繁华，随着数以万计的外国商人、使节和宗教徒远涉重洋，来到泉州，从事各种文化交流活动，清源山就从中兴到鼎盛，经历了唐、宋、元、明、清一串封建王朝的

漫长岁月。如今，当年寺院的钟声已远去，一个个传经习经的肉体凡胎也化作历史烟尘，而凝结着历史文化的大型石雕、摩崖石刻和各种文物古迹，仍然作为儒、佛、道文化的象征，作为艺术的标帜，突兀于青峰叠嶂之下，幽洞奇石之间，伴着苍松翠柏，迎送山岚云霓，装点清源山的秀色。

缘于此，我拜访清源山，就不着意于天湖明眸秋波，鸢飞鱼跃，也不满足于登上山顶，让眼底尽收泉城冬日景色，而是把此行当作一种文化精神的探寻，在第一洞天，在碧霄岩，在老君造像前，虔诚地放慢脚步，停驻，凝思。……而在舍利塔的参谒，则激起了几多感慨，久久挥之不去。

舍利，原是梵文的译音词，意指身骨，舍利塔通常指供奉释迦的塔。当年，释迦牟尼舍弃了王位，献身于普渡苍生的事业。所以，我想，清源山塔之取名“舍利”，是涵盖不寻常的意义。天地间似乎离不开一个利字。利有山高海阔之大利，蝇头嚙嚙之小利；有天下公利，一己私利；有营谋而得之利，也有贪赃枉法之利；有造福万世之利，也有暴得暴失之利……人生世间，必然与利打交道。利是绝对抛弃不了的，只是如何取舍罢了。

舍利塔里弘一法师造像神态安详，从容，洒脱，一副通达古今未来的器宇风度。

弘一法师生于清朝光绪6年，极富生命传奇行色。他出身豪富之家，倜傥风流，早年也曾在温柔乡里赢得多少红颜知己倾心。得天独厚处，是他具艺术超常秉赋，对于词章、金石、书画、戏剧，皆有高深造诣，所创作的艺术词章和歌曲，情韵缠绵，文采优美，格调高雅，为世人所推重。

法师热情澎湃，生逢民族积弱之时，想谋求中华民族的出路和新生，便在日本加入了同盟会，加入当时具有影响力的文学革命机关南社，发表了一系列壮怀激烈、回肠荡气的政治评论和诗文，鼓吹民族革命思想，鼓吹反抗封建帝制的叛逆精神。

这样一个具有天纵艺术才情，在艺术上作出很大建树，充满着革命精神的才子志士，却在事业如日中天，应图更大发展的时候，因为某种我至今破释不了的缘故，与芒鞋破纳为伴，独来独往于千山云水之间，惠贫济困，一钵僧饭，黄卷青灯，打发余生。

纵观许多杰出人物的一生，总是适时因势，在思想观念上，在事业上进行适当的调整，古往今来，莫不如此。被称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尊精神偶像的曾国藩，就经历了从儒家到法家到道家的推移，从锐意奋发向上到擘画经营，从一个理学宿儒完成了向封建中兴将相的变迁，最后则以自概自抑、持盈保泰为人生归宿。像鲁迅，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封建阶级的“逆子贰臣”到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都是经历了人生的大调整。这些调整主要表现为积极的人世，或成就治国经论大事，或献身人民解放事业。而弘一法师的调整，按世俗眼光看来是出世，逃遁尘世。

的确，弘一法师这种调整，显得别出一辙。他这一调整，从金粉繁华的名利场转移到充满疾苦的下层民间，从慷慨激昂、摇旗呐喊的阵地，转移到冷落凄清、不为世人所看重的深山禅院，从艺术高峰跌到一个陌生领域的起点，这样的调整远离了人们的视野和标准，因而成了一个千古之谜。但我想，不管弘一法师的动机如何，他的行动之果，已使这种调整显得极其沉重又不同凡响。法师的选择，是痛苦的，艰难的，但又是坚决的，在悲剧中演绎了多么豪壮的行色。儒、佛、道传统文化在特定时代条件下在他身上形成一种合力，左右他的人生行程。在他而言，儒为立身根本，道为护身手段，佛为人生大境。“长夜凄风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一颗忧国忧民之心，使他的文字浸透了鲜活的血泪。他从失亲之痛中寻求解脱，寻求一条实现普渡天下苍生宏愿的道路，他也许自认懦弱，缺乏干才，不能用血和火来改造

世界，退而选择了苦行僧这个角色。这并不是看破红尘的消极遁世，而是一种特殊的人世方式。他行慈施舍，怜弱济贫，无微不至地关怀着那些社会底层的老者弱者，这本身就是用他所特有的方式去“入世”，去改变芸芸众生的命运。比起那些用轰轰烈烈的行动去改造世界改造人生的革命者来，他当然有他的局限，可贵的是，他不放弃责任，默默无闻地干着，没有标榜自己，没有刻意猎取功名，这比起那些光喊不做、假公济私的“入世”行径，不是一个绝妙的对比？当那浮夸的、虚伪的、欺世盗名的风气在俘虏人们的心灵，而真诚的故事在变得淡薄的时候，这种默默无闻的，不图人所理解的献身精神，难道不尤为值得珍视？

弘一法师之取舍，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取其大，舍其小；取其公，舍其私；取其正道，舍其邪路；取其深远，舍其短浅。法师之于清源山之于舍利塔，真是各得其所而又交融为一，因而显得博大和悠远。

此刻，凌空而起的舍利塔，成了张扬文化力的惊叹。

我吮吸着莹润的空气，望着清源山涌动的无边秀色，迎接悠悠岁月……

2000年1月31日